

罕见医案体验绝症

女大学生创造生命奇迹

医案,即病案,中医治疗过程中的连续记录。东汉医圣张仲景记录许多医案,整理成册,对中医发展影响极大。前不久,就在“医圣”故里——河南省南阳市,石家庄医科大学学生张蜜罹患罕见绝症,她凭借顽强毅力,恢复自主呼吸,打破“终生瘫痪”的断言,并完整记录了自己发病及诊治的过程,留下了一份浸血带泪的珍贵医案……

病魔突袭

忍剧痛恢复自主呼吸

2006年7月16日,年仅20岁的石家庄医科大学学生张蜜在家给妹妹梳头时,突感左手无力,梳子掉在了地上,她就买了几贴风湿膏贴上。不料,下午两点多钟,她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上。

她开始警觉起来:这不是简单的风湿病。一年多来,她的延髓肌、四肢肌肉不时疼痛乏力,有时吃饭都会呛咳,不祥的预感掠过她的心头。她看过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症状,与自己的种种症状都吻合。

她不敢再接着想下去。当晚,她就晕过去了。母亲曾召革连忙将女儿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张蜜钾离子低,当即输钾。到第二天晚饭后,张蜜浑身瘫软、呼吸困难,被转到南阳市张仲景国医学院附一医院,医生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征。

当预感变成现实,张蜜如坠深渊,泪水夺眶而出。她是南阳市卧龙区潘庄村人,她从小父母就做生意,她有个5岁的妹妹。2003年6月,她父亲突遇车祸,撒手人寰。为维持生计,母亲当了勤杂工。2004年秋,张蜜考入石家庄医科大学白求恩学院中西医专业,病魔却无情地袭来了。

确诊后,医生神情凝重地告诉曾召革:“这是一种急性绝症,神经系统突然失去免疫能力,脑脊液蛋白细胞分离。这种病来势凶猛,将造成四肢瘫痪、呼吸麻痹、心力衰竭,从而危及生命。目

回家第二天,张蜜对妈妈说:“妈,无法说话的那天,我就想过了,如果我还能说话、写字,就要把我的病情记下来。如果我死了,起码可以留下一份资料!”曾召革含泪答应了。此后,张蜜吃力地口述,曾召革则用歪歪斜斜的笔迹,记下了女儿发病和治疗的过程。

女儿的信心,也点燃了妈妈的信心。曾召革将一辆旧三轮车修好,铺床棉被,带着女儿开始走上了求医之旅。

这年9月初,天气陡然变冷,张蜜不小心感冒,引发肺部感染,高烧至42度,再度呼吸困难,抗生素药效果甚微,生命极度危险。

医院专家紧急会诊后,一致认为,如果她的呼吸之门再次关闭,就回天无力了。同时,医院从杭州紧急调来了一种多年没用的静脉注射多霉毒素E,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再一次把张蜜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再获新生后,张蜜感慨万千,并发誓再苦再难也要站起来。此后,医案除了记载病情、治疗方案

前,它的诱因、患病机制、有效治疗都未完全阐明,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绝症。即便治愈,也会终身瘫痪。”

曾召革失声痛哭,张蜜对妈妈说:“这病没什么希望,放弃治疗吧!”妈妈抹去泪水,为自己和女儿打气:“妈妈拼了命也要救你!”她取出了丈夫的车祸赔偿金5万元钱给女儿治病。

到第三天,张蜜无法自主呼吸,不得不靠呼吸机和鼻饲维持生命,但她的意识却清醒着,知道无法恢复自主呼吸,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死亡。她想告诉母亲:“放弃治疗,把我拉回家吧。”但无论她如何用力,也吐不出一个字,只有泪水汩汩而出。曾召革明白女儿的心思,她鼓励女儿:“没有你,妈妈活不下去!还说自己是准医生呢,就这样面对疾病吗?”母亲的话,惊醒了张蜜。她不再言弃,发誓要与病魔抗争到底。

张蜜每天注射免疫球蛋白营养液,时刻不离呼吸机,医药费每天高达3500元。不久,曾召革借来2万元,继续给女儿治病。可张蜜已危在旦夕,8月8日,医院第三次下达病危通知。医生劝曾召革:“别扔钱了,这种病治愈率几乎为零。”

每一分,每一秒,张蜜都处于死亡线上。医生们发现,只要没睡着,她心跳仪上的曲线就不时地在大幅波动。他们仔细观察后,惊喜地发现:张蜜在尝试自己呼吸!

坚持记录

留下沾血的珍贵医案

及效果,还不时夹杂着她的感悟。

张蜜身体虚弱,记录高烧前后的状况时,刚说几句,就累得气喘吁吁。母亲心疼了:“先休息,等身体好点再说!”张蜜摇头:“我挺得住,继续吧。”

为给女儿治病,曾召革卖掉了房子,全家搬入了出租屋。那天,张蜜既感动又愧疚,流着泪口述:“妈妈,我一定可以凭自己的意志站起来,因为我想好好伺候您!”曾召革搂着女儿痛哭起来。

9月中旬,曾召革听说伏牛山有位老中医善治瘫痪,就买来三个疗程的中药,服用后确有疗效。张蜜“写”道:“9月16日,服用中药第三天,不再上吐下泻,感觉吞咽顺畅一些,枯黄的皮肤似有光泽……这服‘润燥舒筋’功能很好。可‘益气’(功能)似乎稍弱。也许可以酌情加点车前子,强化药

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但张蜜并没闲着,她不停地尝试自己呼吸。每用一次力,她虚弱的心脏就几近窒息,直冒虚汗。医生感动极了,鼓励她:“要用胸式呼吸,肺部呼吸容易感染!”

护士每次帮她打针翻身时,就对她说:“你妈瘦了,借遍亲邻,同学们都捐款了……”张蜜嘴唇蠕动着,淌下两行清泪。绝望时,想起大家为她做的一切,她就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

就这样,她挨到了第36天。当天医案中,张蜜记载着:“我又一次尝试胸式呼吸,憋得很难受,几乎窒息,险些虚脱。我急得心里大叫:‘快来人啊!我不行了!’可是,医护人员刚好不在身边。我只有硬撑着,一边给自己打气:‘挺住!’一次、两次,不知多少次,我呼出的气息逆着呼吸机而行了!”

当医护人员冲进病房时,汗水夹杂着激动的泪水溢满了张蜜的脸庞。得知女儿恢复了自主呼吸,曾召革也喜极而泣。虽然除了呼吸,张蜜浑身没有一点儿知觉。但医生赞赏不已:“她是硬生生闯过来的,不简单!”

接下来,就是练习说话。由于身体虚弱,气管切口还没有恢复,时有漏气导致发音困难,张蜜经常憋得通红,也憋不出一个字,却被气管的阵阵剧痛疼得晕了过去……

2006年8月22日,张蜜出院回家了。这时,她可以说话、摇头和吃饭了,但身体依然没有知觉。医生断言,她将终生瘫痪。可是,张蜜流着泪对妈妈说:“我要同老天爷斗一场!”泪光中,妈妈重重地点了点头。

效。”

张蜜恳请妈妈再赴伏牛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老中医。老中医当即微调剂量,他赞叹不已:“你女儿真是有心人!”果然,张蜜服药后,疗效更明显了。

9月26日,曾召革得知张仲景国医学院附二医院针灸科主任李宛亮用针灸疗法治愈了不少瘫痪患者,就推着女儿前往求医。从此,每天上午8点,曾召革都准时送女儿去针灸,李宛亮的两名韩国实习医生每天等在门口,抬着张蜜上下楼。奇迹,不久后出现了——那天,曾召革不小心压着了女儿的右手,张蜜疼得叫出了声。她有知觉了!

随后,张蜜开始尝试各种恢复锻炼:头部摆动训练,每天10分钟。开始,摆动3分钟,她的脖子便酸痛无比;一周后,她的颈部



张蜜

可以自由转动了。一点点小小的进展,她都请妈妈记录下来。

母亲读书少,代写的医案有很多错别字。2006年10月13日,张蜜决定以嘴叼笔,自己记录。她让妈妈把笔放到自己嘴里,固定好笔记本,尝试写起来,还说:“这样可以代替头部摆动训练。”

不一会儿,她的颈部便酸痛无比,嘴唇磨出了血泡,破裂了,血水顺着嘴角流出来。一段医案记录上,残留着从张蜜嘴角流下的血迹:“恢复初期,多汗、汗臭味较浓,这是银针刺刺激了交感神经所致……”这些字很大,歪歪扭扭,浸着

血迹,触目惊心。

同时,张蜜请妈妈找来针灸书籍,读给自己听,翻给自己看,向李医生提议尝试一些针灸手法。然后,她再一一说出针灸的感觉。李医生动情地说:“你是患者,也是令人敬佩的研究者。你精确描述出自己的病情和感受,提出许多好的建议,我才能不断完善,谢谢你!”

那段时间,为防止肌肉挛缩,张蜜请母亲对自己膝关节、踝关节热敷后,适当牵引。为防止脊柱畸形,她请母亲不时扶起自己软绵绵的身躯,坐5分钟,再平卧。渐渐地,她的肌肉和关节灵活起来。

战胜绝症

熬过炼狱创造奇迹

2006年11月,奇迹再次出现。张蜜的两只胳膊可以抬起,手能握笔写字了。第一次,张蜜用软绵绵的右手,伴着飞溅的泪水,欣喜地写下:“针灸治疗的第43天,我的膻中穴、神阙穴有了温热感,这意味着我不会瘫痪了。我的生命再次勃发生机!”

从2007年1月开始,张蜜的知觉逐渐恢复,但针灸带来的疼痛也不断加剧。每次,她的全身要密密麻麻扎入30多根银针。温热,伴着刺痛,一阵强过一阵。即使咬破嘴唇,她也没喊一声疼。

这时,张蜜已对针灸的各种手法十分熟悉了。“补法”针灸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补气、补血。当感觉经络通畅后,她提议改用“补法”针灸。“补法”针灸是一种相对残酷的针灸法:一根根银针刺入穴位,不停捻动,刺激穴位,激发免疫力。一次次,张蜜“全身酸疼、刺痛、胀麻,犹如巨石压身。针灸过后,先是浑身乏力,渐次恢复。最痛的,当属头部鬼堂穴,炽热的银针一扎下去,我痛得无法不尖叫,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皮肉毛发烧焦味道……”

5个月后,她可以自主翻身了,胳膊和腿也可以伸展。而后,张蜜与李医生商定,在她身上实施交叉针灸方案:一天“泻法”,一天“补法”。半年后,她又建议李医生实施“电针”针灸(通过电波刺激穴位)。不久,张蜜能够扶着墙慢慢站起来了。

2007年10月,张蜜准备尝试行走。下床第一天的医案,更像一篇日记:“妈妈和婶婶将我推到了室外。秋高气爽,空气里一种成熟的的味道扑面而来。我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着,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了。我的双脚小心翼翼地着地。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我像突然站在刀刃上。我尖叫一声,脚立即缩了回来。妈妈和婶婶吓得脸色煞白,赶紧把我架到轮椅上。无奈,我以脚试探性地着地……我越过呼吸关,越过针灸关,也能越过这一关!”

接下来的一篇医案这样记载着:“三天,我熬过炼狱般的三天!一次次双脚着地,一阵阵疼痛钻

心,一次次几乎痛晕过去,全身冷汗直冒!但我咬紧牙关挺住了,能在妈妈和婶婶搀扶下走几步了……”

半个月后,在母亲的搀扶下行走,张蜜的疼痛感减轻了。不久,张蜜请妈妈订制了一对拐杖,她拄着拐杖走,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

2008年元宵节下午,曾召革外出回家,一进门,看到张蜜端着一大碗汤圆,没扶任何东西,痛得一脸是汗,蹒跚着走向饭桌。原来,妈妈出门后,她强忍着疼痛,扔开拐杖,叫上妹妹当助手,精心煮好了汤圆。曾召革惊喜交集,母女相拥而泣。

接着,张蜜停止了针灸治疗,开始走路训练。到了6月,她可以小跑了。这时,她记录的医案已有厚厚的5本了。她总结了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的注意事项,足足罗列了10条。

李医生仔细翻阅着这份非比寻常的医案,啧啧赞叹:“这份医案将为攻克格林巴利综合征提供一份宝贵的研究资料。”

2008年8月,张蜜回学校继续学业。2009年春节,张蜜完全康复,可以提几十斤重的水桶了。春节过后,进入大四的她准备实习。张仲景国医学院附二医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珍藏这份浸血带泪的医案,并破例邀请张蜜到医院内科实习。

附二院院长赵付生感叹道:“张蜜完整记录了自己的生命奇迹,称得上一次百年难逢的中医实践。”

今年4月16日,张蜜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准备考研,钻研中医学。我希望,能为真正攻克格林巴利综合征出力。”她还说,每次面对那份自己和妈妈共同完成的医案,轻抚那些泪痕与血迹,她都会泪流满面,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文/图 王建峰

版权所有 转载必究